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

劄子

上成馬帥論屯軍



某讀吳志至漢居許而吳都鄂傳於魏則徙金陵得
孫氏之所為廢典從而知仲謀之本志武昌古鄂縣
也其地四達襟帶江淮許蔡申陳相望五百里而近
絕江以北莫擅以途艱以輕兵信宿可至以斯謀許
許論無濟矣漢祚移而鼎國分武昌密爾於魏建鄴
為之從端在於斯今之江南舊為吳地以錢塘都邑
然則衝信洪撫為之衝鄉來南金入牧之兵自武昌

南渡是鄂州兵十三萬聞而躡之已不能及自縣之西有馬橋湖四十里武昌有變救之實難北望黃州而淮終四百里淮流可涉絕無關津毀折黃氏之居以為脾筏順流而下不勞舟楫而通今議不此之虞徒益兵於江夏江夏背山阻水漢陽以北背波湖以進則難無往而可萬一虜人復漢由間道以罷豫章不數日而下江西而因進軍以傾衛信吾軍悉在後寧不為都邑慮平江夏之屯乃岳飛所以制湖賊西臨襄漢祖水宴多進退江淮以全制虜之後取道神速遠不建於武昌吳蜀之衝固已無急於此東晉之

世陶侃都督江南其治在於武昌足以明其險要某官按行邊徼在所當言某備數長官不敢不告僭越之罪死不敢逃留軍以屯惟大尉命

與宋守論屯田利害

某淮謀備奉朝旨措置屯田事宜縣令卑官固論議所不及咨詢所不到惟當遵稟或冀以即事功不當可否其間上評國論然而愚者千慮小已未能一得思欲退就循默則恐利少害多無補公私失箴規官守之意內愧無益不若言而不用故敢輒以小見仰進一言竊意議者之及於屯田蓋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觀其利而未觀其言是故及此言也今夫國家之
務莫重於軍食飛芻輓粟率百戶而奉一軍散軍就
田所耕足以贍衆軍無隋卒國無勞民此歷古屯田
之利趙充國諸葛亮之所賴以成功者至於曠騎民
兵之辨則恐議者有所未達且亮充國所將之卒類
調之於民使民就田何所不可曠騎則四方遊手不
堪田畝之事僥求逸便是以從軍習擊刺於射場尚
苦其事歐之馱畝慮非所長獲利而共享之彼將猶
有所憚專有其利必非樂為賤吏家居嘗識田里之
故上農數口婦子畢耕不能數十畝田力犹不足一

卒營五十畝其何以堪且古之所以屯田多緣宿兵
塞上饟饋不給姑即弃地耕之所求便事寬民非以
為利不過自足軍用省饋運之勞不聞悉使耕倍
為程督使能墾地如許寧能弃鄉井而隸藉於軍人
况國之屯田本緣捍禦關隘今求闢地利不兩全自
然扼塞無田可耕固非要害散之則不可復聚之
則奔命徒勞一徃于田不可復教積年閱習一日廢
之流移之民僅能復業良田便於水利固已耕耨于
中環以屯田寧不爭利使民則軍無可耕之地擾之
則民必流止在今少營田其害已見侵漁豪奪之

事無曰無之重以屯田民有流移而已况本縣介居大况烏能強挽之亩屯田之兵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豈立而待尚或見之言利之臣恐未嘗過計及此第觀漢蜀用之以濟思不及於蕭銑南唐墨守一隅未知其可也先伯考之經略湖外寔代王彥守邊聞考使二十將卒營田潰者十有八將茲某耳目之所接惟執事明處而熟圖之堂下之言未足深過

上宣諭汪中丞書

某聞強國以人作人以氣士氣振而衆材用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地雄傑狙詐皆得而用則其國

家靡不振不然反是明詰保身而已所與為國非小人而誰哉自非上知之人安有不化理亂之判由此而決國家承祖宗積累之厚教化之美涵養士氣作成人材嘉祐元豐之間名士輩出一時之盛可以追配唐虞唐漢以還未足倫擬堯錮之過矣知放遂趨時之事媿媿相競二宮播越賊此之由紹興始元皇上恢祖宗之略士氣稍奮江東以與權臣柄朝媿矣醜正岳侯之死世絕功名之望趙張之故人莫敢有賢德四方士氣至于今索然今日朝廷視祖宗為何似是知士氣振者國必盛士氣索則人心亦從而

哀其誰為之在時政之所行也。爾今天下文武之士
知氣節者誰歟。居官以鏡正為村剛。方謂之暴露脂
膏。循默以為官樸。得體貪婪。根復世且才之天下。滔
滔安於邪行。誣蒙苟且。上下相承。郡縣朝堂。會為一
律。論至於此。而求士氣之振。邦家之興。不憂乎難哉。
卒有意外之虞。士安所習。孰肯寘其官。體做其村。暴
捐軀致命。以為社稷之衛。易其妻子。祿位素心之所
保乎。縱有斯志。其中無有徒為強死。何補於事。大為
待敵之計。所務乎盛氣而已。求盛而不昨日為循縮
之計。氣不振。下將惕然而休。以圖恢復之功。固未知

其或可也。執事以名德繫人望。以忠信結主知。綜轄
臺綱。大明國論。朝廷為之一正。姦回為之膽落。今持
節以護諸將。真裴度征淮西舉也。中央聖業當由此
致而區區之所為。執事慮者不在乎敵之強大。而患
吾氣之犹索也。執事居今之世。行古之道。施諸首政
必也。動人邪正。昭明會與前反。氣無有不振。人無有
不奮。則功何有不就。是執事所優為者。端不俟小夫
之論。至於朝廷公輔。未聞扁勝之略。邊鄙之將。或怨
長城斯壞。士卒云惰。民久告勞。風化所行人無一懷
同志者。以求免復之效。是由聞而身。廷刑而爭途。豈

直不能且速敗而成債振而起之莫如自進道途之
論謂旦暮且將有幽岐之舉士氣翫散禦侮其誰行
留之間何所不有公卿弗抹爭臣弗言：杞人之憂
寧得不過繩愆糾繆真執事之事也弛張國勢繫於
一言謹論回天士氣增壯人、有鄉功之志則夫者
不敢隱其策勇者不敢愛其力太平可指日而俟夫
何有於寇讎康宣中興之臣蓋用此道今身任天下
之重非執事其誰宜為惟執事奮其精忠以身為天
下倡始則士氣亦從而靡安有不亡之寇此先務也
惟執事急為某位言高死罪：、

論屯戍

某伏覩朝廷經制邊防使臣馬軍益戍夏口單見寡
聞深所未喻採之卷議為有二說或謂虜謀沔鄂欲
以田為開府助或云有失衆之將且使并將之軍夫
代將則免之何至興動師旅虜圖沔鄂一軍不足用
邪質之人情皆不足聽井蛙之見猶不以增戍為然
夫夏口之兵岳侯所以奮擊於匈奴中者猶是人
也何不伸於今日况兩軍不相統一且罅生其間一
却一前何以待敵夏口古雖控扼然已緩於武昌武
昌乃吳建都玉而敷陶侃溫驕庾亮之所為督府者

其地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肥右連襄漢陳許
蔣蔡倚其後洪撫衛信當其前南北二途有如繩直
自淮阻浙不能二十餘舍胡人南牧當出此以罷豫
章千里江淮信宿而至鄂雖有衆不復可追前事不
忘後事之元龜也武昌夏口尚有一湖之限黃州南
渡斯頂而至武昌筏、黃之廬奚假舟楫縱吾軍躡
其後擊適致敵人於死地質今驗古要害甚明夏口
南臨大山三方阻水漢陽以北限隔陂湖達于應城
凡數百里信陽之北始際邊隅可以自安難以應交
其西雖有漢口窮冬涸而不通沙口出於陽羅寔為

江漢之會陽羅在黃西數十里舊為權場捷徑蔡之
新自道分為二而南黃與陽羅正當其會亂江而渡
武昌居兩道之衝宿兵武昌艤舟樊港放求古迹分
軍江北而屯之以守則堅以攻則速以觀夏口端若
井中釋此不圖未知其可某官道周今古於此固當
深知遼永野禽不敢不獻一夫愚見惟執事擇焉

論民力

某輒生晚進安知國體然嘗侍諸父守官得接士夫
餘論切聞民維邦本本固邦寧為國勞民未有能固
其國者今茲假令東郭獲親民事到任之始適當多

事之秋竊祿曠官僅能書考可以羸民千有餘戶當
兵荒水旱之餘大治戰船治屯營於荆渚林木盡伐
後且餘年上沂江流將二千里方幸少休數月民獲
治其私家俄被荆書夏口有屯營之役基鞏未立旋
令迎候大軍犇命疲勞不勝其弊不知繼此之後果
然奈何湖戶之民况又非浙江比一錢粒粟即名稅
戶尚不供仰食俯育之費何有於官比年以來虛乏
甚矣謂朝廷待敵之計莫若愛撫邊民使其民願為
我氓安有不濟今日之事反為先困邊民困而流離
何所不至昔南唐以屯田之役侵擾淮南周師南征

何所不至昔南唐以屯田之役侵擾淮南周師南征
民或負芻迎奉今之科擾有甚屯田愚瞽之心未知
其可惟某官至誠体國循問重湖荆襄之民引領以
承德意嘉謨啟沃莫急告勞冒猷瞽言惟所裁擇

論賊盜

里為鄉十二南唐之季析三鄉縣大治大治為縣實
處縣中本鄉九鄉遂分為二故縣有西鄉有南鄉南
鄉壤地最廣當本縣三之二隅越大治縣界百有餘
里有金牛鎮居南五鄉之會建炎之後廢不置官其
地蓋古綠林西接江夏之新市西北湖水南抵寧武

其東永興相去極遠凡數百里無一官司比年廢罷
權場莽寇於此出沒五鄉殆亡聊賴今已數年某到
官之初盜賊尚未止息願巡尉皆在邑緩急知之已
難况又無人莫可追捕姑令團聚保伍少為隄防雖
寇盜稍衰而鄰邑多受其弊究其所以乃戍兵營田
其間不逞之民託名佃戶為之淵藪豪奪成風挾軍
為姦縣不得制承平無事尚爾縱橫過此以還恐為
害有不可勝言者某竊見本縣弓兵之額舊管八十
餘人兵火以來才及強半苟分此數就招南鄉之民
置尉金牛俾見本鎮烟火公事則材民有所赴懇南
鄉為有官司所費既不甚多可不煩民而辦庶幾人
知畏憚政道可行民得所安亦銷盜之一術也自非
大御持節本道難以申明故某不辟嚴誅敢有所請
逮明置尉以安百里之民使盜賊不至公行則執事
之賜也

上胡舍人書

其聞之盛名之下為難居天下之望為難副蓋士有
名斯有德有德斯有望名望所在至德存焉無其德
而有其名是竄名者也名者天下之義器造物者之
所靳也有其德而名從之犹恐無以充天下之望盜

名孤望安有不殆者乎執事窮聖學之源奮百世之
下名德之重非一日矣戊午之疏欲取奸臣而梟之
女子童兒至今傳誦廉頑立懦可以風乎百世之後
所謂氣充天地名光日月其所以得天下之望者豈
徒然者皇上付執事以國書班執事以法從任寄之
意夫豈無自而然邪上下之情其所望於執事者可
謂至矣執事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必有以處之今天
下倒懸矣上策莫如自治而自治之道非小人之所
及也觀乎邊鄙則蕩然而無備問其糧餉則匱不給
外有強梁不測之虜日窺覷而弗制四郊多壘必有

當任其辱者不思自治之道而論遂及於和、固多
端然不自強則和不在我則將靡事不為而敵人得
以制其命矣虜固貪頑無義之國我之虛實已盡知
之而又示弱以和且哀鳴而請命未見顏色固將先
事而為之無厭之求必將縱於我矣一辭其請則和
不可就舉從其命必將有所不給及有所不給則彼
辭直而動順吾圍不固其將何以拒之然則今日之
和是為困坐之策謀謨之際尤不可不察也以愚之
不肖之見求之人情保國之計和不若守、禦備具
則和議可成和議可成守之必固雖然守禦備矣純

網立矣和戰在我又何敵之畏乎彼寡謀肉食之人
烏知國之深慮議和之始未嘗不為善後之說所謀
一遂則將歌頌太平文飾私樂居身周公之地以天
下為弗復事矣善後之說不亦虛乎矚前日之所為
則其情狀自見如其詳盡則非繁言之所能及也伏
自執事返國天下之人誰不拭目以望遷頸以俟皆
曰執事守先王之道其將正國而以福天下乎寥寥
無聞超必有所待也今國家之事勢斷可知矣以為
中原不可復得強虜不可復破則先王之道遂為無
用而天下無可治之理此直自欺之論如曰國恥必

雪國讎必報此萬事不易之論而不可以遽成者知
上策之自治則恢復之計在其中矣釋此而為和議
又將輕舉而妄發和之不就尚可僥幸而存或至於
成則國命從此傾矣安危之計無此為急天下循名
而求實執事固人望之所由歸也直前論辨必有非
外廷所得聞者一言決安危之机用副人望之所屬
以全名而保德則此舉其時矣昔賈誼劉歆以治安
以策陳於漢唐之朝志不克伸至今遺恨於天下執
事戊午之疏固已書之大典著之人劉賈之言惟
執事益全而有之今日之事志復可伸如倡言以為

天下先則天下猶有可為之理實而弗論或始論而中輟則天下之望萬世之名亦有時而替矣賈劉之論從可謂之空言惟執事審圖之尔某狂生小子不知國論之所定痛念先人之不容和親之際抱志以沒見父之執則思父道之所在以父之道求父之執不敢不以全名保德副生民之望屬於執事者之言說陳於執事之前暫見之誠先人之志蓋於此見矣惟執事先王財察幸甚幸甚

擬上宰執書

某不肖學無能得於古嘗觀市賈而得為邦之道視

工師而得用人之說夫工師市賈固庶人之極賤市區乎食非治具之所存也然庖丁由解牛而言理道橐駝以種樹而及為邦君子小人至寥絕也至於理之所詣亦其道之所存也市賈之事不過牟利而已牟利而不營於廣徒以名物自占自名一物為道甚狹宜其利之不可牟也廉賈之術惟知吾之所自占非吾自占則雖南金大貝和璧隋珠委積于前弗問也高車大蓋明眸皓齒駢闐于右弗慕也身之所間惟吾之所自占焉者其出之也人一之已十之人十之已百之而裁其入也則盡反於出矣人收其用適

通其利出入既衆其牟利亦廣視貪賈之所為利其相去亦千百矣是乃規摹素定不以屯利而易吾之之所存積小而多制入於出而天下之利歸之矣如賈也不能操其牟利之術不自占而多營泛焉惟利之求吾知之其得毫毛而喪嶽山也為邦而謀不素定亦由是有人於此始謀而作廬舍則必使之工師程其役工師程其役亦必料材用而營度之計其舍之廣狹相其材之良窳弃材雖巨非良不取良材雖細以良而用至於棟梁楹桷門柱戾戾無短無長無小無大一皆因其材用而後加繩墨焉剝削之斷

落之室成而不愆於素矣庸工之不能爾也不知先度其材用室無廣狹隨時而計材無小大隨時而取斷巨而為細任窳而為良不知其有幾也材用者失亦莫可勝計所作之舍幸而就亦非久遠之道也用人而不量其用亦由是已厥今天下何如哉夏固而夷之首也足反居上首願居下非一日矣主聖臣直真同德有為之時也有為而規摹不立萬事付之臨時一却一前動不在我或左或右而民始疑信此而行靡所止屆市賈雖賤固將能笑人矣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三者不同而其為政規模有不可

移者是以有三王之治文王事樵鬻勾踐事吳少康
謀窮漢高間楚四者不同而其制勝之規模有不可
移者足以有王伯之功牟利而坐市區亦必有其道
矣守邦之術得矣為固伯王之主不異代而求矣天
下之材未嘗乏也患居上者求之非其道而用之非
其術耳苟惟矣之為好則將有取於矣其所從來不
必問也得賢而用必也各當其所生之歲月不足稽
也如則小大必舉而無不可用之材人效所長而
治道成矣今也顧不出此守平世之常法士無器業
惟其流品之問官無宜稱視其資級而取明治道者

或親米鹽之役工諱藻者乃當軍旅之問彼知財計
方且任之以刑獄習於疆場又將勞之以民事大小
異器隨用而失矣否異能隨材而廢落室之事固非
工師之所及也唐虞之際或起及微而納大麓或明
禮樂而任一官人各有能有不能亦各當其任爾才
當其任人宜其官巨室之成豈工師之為搃也共惟
其官懷致君之術履代天之任謀王政而斷國論拔
寒畯而簡矣能辰告遠猷所以為社稷計者為不鮮
矣然而國家計猶未立百官猶未治邊圉猶未固夷
猶未服者夫豈無其說哉徒以規摹之未定而用人

之未至耳信能奮奮於此定不可易之規摹而求當世之才必拘流俗之制必當其用必盡其長則中興復古之功無難立矣惟其官圖之某歐浦狂生不學無術徒觀市井得工師市賈之所為事以為或幾於道故撫其說願陳于上公政府之前遼承野芹亦惟其意而已僭差之罪非所敢逃

上張魏公書

竊嘗論天下之憂莫深於侮外而患或起于內訌何謂外侮戎狄是也何謂內訌賊盜是也內訌不作國家無間外侮雖甚猶可為也外侮之來內訌復起雖

有智者不能為謀故為國之深謀在于常虞戎狄之患除治盜賊使不至於內訌而已國無內患專意於敵外侮雖至則吾有以待之今夫戎狄之憂天下之通憂也是故并慮以思合謀而動除戎器戒不虞驚軍刑固羅落敵雖强大夫何為者賊盜之與生於微細偷不已而至於慕小不制而至於大浸、不絕將成癰疽議者以蟻虱眈之此患之所由也朔漠之君篡其宗國雖名嗣統其實建邦威令已行上下已睦觀農之舉可後為圖視其規摹似不徒已邊防之守尤當先事而謀雖廟堂之深憂而亦天下之所同

知者上方兼聽而遠覽故非下士立設之所敢道竄
聞廣西之寇侈踞四年凌鐵已誅王宣接起蹂踐城
郭踰十數殺傷官健不可屯舉非細過也而議者輕
之不能及無事時蚤議剪滅設不幸復有憑凌之寇
謀飲江之舉吾軍力單於守禦智竭於邊防雖欲討
余力且不暇內訌之患夫豈無之况吾無江湖之鄉
夙多剽劫之患警捕之吏莫可誰何一縣之間歲數
十發尉寺逃青勿言於縣且勿言於州固弗聞
於朝而賊盜咨睢莫之禁矣始不能制言之何益有
如就執初固不言欲加之刑不可得已加州縣司獄

之吏往結盜而為囊橐盜至因圍則將緩之恣之
教之告之廣言由歷以擾齊民足則玩法而輕刑致
超而減死故今頑惡之盜在恣有其徒狂舞自應
趣和而從之外侮方將內訌間作欲善其後不已雖
哉故今廣賊之誅不可緩也議者以為可招而致愚
竄以為落難合何則凌鐵之死出於已降今日之
王宣既降而反自見反復寧能復降夫降出於畏威
今我何威之有誅討之策待人而動間者謀帥而得
妄聞檢譎之臣益將五百羸兵付之經略四方之人
聞而竊笑朝家遠聽尋復除移益之以兵計之善也

竊意崩海烟瘴之域而人不足集事曠日持久事難
逆料漢馬奉世當西羗之叛請兵四萬以一月決之
謂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加相倍萬唐王式
征仇甫之亂亦謂兵多則賊不足平不當以餽多措
費且天誅不亟決而闕東南征賦與兵多而功速費
寡二者孰多是皆漢唐鷹揚計畫之臣才誠足以集
事其論如此校然甚明唐能從式之謀故不勞而破
賊漢初不用卒大發而後有功為今將帥之臣誠能
如式奉世然非聽其計畫假以甲兵如式奉世之言
猶為未可國朝交廣之賊如儂智高區希範之起始

皆以為細故卒勤王師在承平時尚為肝食王宣之
賊在今不為不熾非即受首且成其姦今固無它或
恐因吾外侮之患嘯呼而動群偷蝥合內外憂結可
為寒心昔者劉裕誅燕尚為盧循而撓則夫今日之
患所尤當急不可以為細故而弗圖也鄉使國家外
無戎狄之警而中有此方數千里之寇縱不豈為深
患而我之官吏為其戕虐我之赤子被其屠夷亡者
暴骨於郊原存者近命於俄頃為之父母忽不知救
當外雖未弭之際足為膏肓之疾邪隋唐之衰與夫
中原之所為失其則不遠可為龜鑑共惟皇上恢中

興之略興太平之治以為矣人登進則內治而遠安
圖任舊臣夫豈無謂某官以天下之望為斯民而起
上毗天子外攘四夷其道在於斯文某官固身之矣
象矣之用四維之立中原之後王化之行斯人之後
蓋翹首而須跋足而望某官亦不難之矣如今癩疥
之賊何足以為吾患夫小不制馴致內訌此識者之
深憂而議臣之所忽者某惧人之莫以告也故因贊
見而略言之惟某官大略宏規固將一天下以小賊
在吾度內必以無事平之小夫之言非以為僭亦非
敢俾廟堂之末議蓋不知而作爾犯分干瀆死罪死

罪

再上張魏公書

某聞國之安危存乎相之得失存乎謀有一定之
謀故天下無可為之事謀不素定而事能克濟道能
有行功業著於一時名流於百世者唐虞而下未
之前聞夫謀豈有他哉亦在乎道之所宏而已故宰
相有當為之事有不足為之事知所當為則所不足
為者可不動容而定急其所不足為略其所當為所
不足為或至於紛如而并廢尚何當為之可及邪大
學之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

蓋未嘗出此本支百世夫豈徒然而已哉鄉秦氏之
柄朝當群矣去國之後有聖君而為將順之事并此
說言而惟河媿之是取士風翫翫無法蕩然致逆虜
之憑陵亦必有道矣今天下循前日之弊蹈凌夷之
禍公議不立邪正無分命令所行朝不謀夕上之卿
士脂膏相尚下之師旅驕盛是為黔首困窮將不堪
命州縣貪沓之吏方且刻剝而苛求翔野之君篡其
宗國不徒自守方并仁義而盜之察之人情非苟然
者崩海亡命如雷化王宣之屬橫行縣邑戕殺民吏
浸淫不已未知為謀外之則如許其難內之則如此

官以身任天下之重固將見諸一定之謀也今入相
數月矣其所以訂謨定命遠猷辰告者必非一端而
足然而黔首之屬駢肩而立引領而俟以求其官日
新之政願且闕然於下矣某細人也自惟無取竊惟
先人右吏異時嘗辱知遇鄉也武昌迎見亦蒙惠顧
疇昔而撫存之當公之來不敢不見見不可以無言
也言又不可自同於衆故此輒效四方之望而為公
索言之願公上正一人下求百辟定其公議而以利
人辟國措天下於覆盆之安此相公所自在以堯舜
之道而尤所當為者則亦門下小區之望過此無

無足為矣瞽言冒獻死不敢逃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
書

上湯相論邊事

某竊見逆亮殲滅以來國家宵衣旰食思備邊之計
更年積月迄無成規此封疆之臣不能遠慮深思以
稱廟堂倚屬之意也某小生晚進安知軍旅然竊食
近塞經涉四年見之既詳究之亦悉故敢輒以鄙陋
之見思補廟謨之萬一非敢自謂必得惟裁擇而一
弃置焉冒瀆鈞嚴某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一某聞兵之法勿恃敵之可勝恃吾之不可勝是故

先為不可勝上策自治此不可勝之略也今北鄙之弱甚矣竊聆邊人之語謂虜之謀入者凡有三說其一屯一田淮北使我困於飛輓而彼坐收其弊其二分軍並進以奪我之江流其三壓唐鄧而襲斬黃上游可不戰而取雖道聽塗說未足深信使彼計果出此亦危道矣敵今屯軍汴宋許蔡諸郡在形勢最為要切數年以來見我軍戍單弱往往分軍軼出現我空虛我軍奔走而趨之其去已遠犇命之後未嘗一日無之先人制人恐不如此敵計未有可乘之隙而我之不可勝者人皆若是日復一日惧難悠久其嘗窺

論當今之急莫若因形勢而利屯營宿兵都分戍險阪來不與戰去則據險而要之重鎮諸屯首尾相救自處間暇不奔命於敵人非惟足以自坊而制人之術在其中矣敢以近邊形便聞見之所及者疏其要略條于左方

兩淮為北門屏翰盱眙濠梁寔當虜衝今魏公已有成規不容復議有如虜出順昌下蔡則壽春合淝為之衝合淝之南濡須之塢夾石之戍乃吳時人歷陽皖城之險要在議者不可不講中流為荆揚之要領虜出上蔡則武昌夏口當其

移者是以有三王之治文王事樵鬻勾踐事吳少康
謀窮漢高間楚四者不同而其制勝之規模有不可
移者足以有王伯之功牟利而坐市區亦必有其道
矣守邦之術得矣為固伯王之主不異代而求矣天
下之材未嘗乏也患居上者求之非其道而用之非
其術耳苟惟矣之為好則將有取於矣其所從來不
必問也得賢而用必也各當其所生之歲月不足稽
也如則小大必舉而無不可用之材人效所長而
治道成矣今也顧不出此守平世之常法士無器業
惟其流品之問官無宜稱視其資級而取明治道者

或親米鹽之役工諱藻者乃當軍旅之問彼知財計
方且任之以刑獄習於疆場又將勞之以民事大小
異器隨用而失矣否異能隨材而廢落室之事固非
工師之所及也唐虞之際或起及微而納大麓或明
禮樂而任一官人各有能有不能亦各當其任爾才
當其任人宜其官巨室之成豈工師之為搃也共惟
其官懷致君之術履代天之任謀王政而斷國論拔
寒畯而簡矣能辰告遠猷所以為社稷計者為不鮮
矣然而國家計猶未立百官猶未治邊圉猶未固夷
猶未服者夫豈無其說哉徒以規摹之未定而用人

荆襄上游之根本吳蜀咽喉之地國家最為要切
邠來未得唐鄧守備頗嚴今既移戍於邊內鎮亦
弱由夷陽以涉曾塹趨荆南為輕捷晚唐黃巢蓋
嘗出此而內鄉順陽西接嵩洛最為襄陽要害亦
宜豫為之防

金房南蔽夔峽西接梁洋荆梁之間一控扼也國
初征蜀嘗由此以罷夔州比年用兵亦嘗調其士
馬入蜀甚非良策今其兵力幸衆更望為之區處
使之專守一面不復輕為調發
一忠義之軍率多淮蔡間人與虜結怨既深必能

盡力於我其將非武勇廉儉亦無以得其士心然
多自負其長不能弥縫上下故正軍諸將好攻其
短正須曲加撫納毋使猜貳然其軍無糧餉不免
剽掠取資此失北人之心甚非弔民之意更乞朝
廷熟議裁處

一上游糧餉由沔而達襄郢由涇而入安隨二水
通流則轉輸無闕然此二川方春纔有數月之水
秋水涸漕舟不可通上濡滯轉般費廣而中有不
給之患軍須急闕不免役於民役及民運糧其弊
有不可勝言者若為措置使運輸所向如二水之

類者皆以春冬之際集於江口一歲之食必令及春而辨其寬民力不可勝計惟廟堂察之

一其竊觀歷古南國戰守之計未嘗不保據城壁雖南唐之弱當周之勝猶能歷歲堅守此無他郡縣之兵蓋與國兵為二一專為守一專為戰則事集矣伏自國家渡江以來專以大軍為重大軍一去無復堅城夫民豈不念其室家蓋無法以自保矣其觀江漢淮南之俗其民敦實雄堅涉歷世故頗知用武若朝廷不惜少賦入蠲其田租畧以陝西弓箭手法維之使之自我戰制其勲賞一

同正軍亦嚴邊之一術也比年議者稍知措置保甲及山水寨然初無豫定之法可以必行緩急無以相維散者不可復集考漢晁錯之策似可施行於今如蒙朝廷熟慮而急圖之彼其鳴壁粗立平時可保妻子而不廢農桑之業緩急足以自守國家既收其用全生之賜亦大矣

一長江之險以人為固今我兵力單弱進戰則無守禦之備萬一事出意表可為寒心嘗論松江之民利於舟楫之習如能蠲其徭役使水手自為團結立之部假以舟船以時練習而無害其農功使

之稍識旗鼓專保鄉社守之勿懈則數萬之衆可
以不費糧餉而集異時兼正兵而用亦守江之一
助也然此非廉翰之吏少假事權久任責成不能
辨也不然徒為文具擾而無益行之不如其已使
乞鈞照

再上湯相

某前任鄂州武昌縣令自縣境至蔡州小路三里餘
里行商絡繹又嘗輸轉至信陽境上頗聞北事之詳
葛王舊號闌子郎君蓋華言所謂浪子者逆亮屠翦
宗戚乃嘗三以計免包藏晦迹遂成篡功之計亮入

淮甸時已僭號燕京能綏行者之家除亮苛虐之政
鳴鏑之事則為有以歐之諸軍之還一日斬萬戶二
十七輩張忠彥久不受代乃因益戍而代之陝西之
人不覺易帥其他施設類能闊略從寬凡邊事所當
施為徃々不俟申請而偽命已下故雖盜國未久號
令頗行其大臣惟張浩宋滿最為舊人其餘如蕭安
遠麻都監耶健元帥二韓將軍之屬類皆拔之小官
不次而用蕭等皆佞々後進知盜竊仁義以立聲名
其持軍御下亦和而整計非法全不動雖非粘罕婁
宿等輩然亦求易敗罷中原機會未有間隙可乘請

處所遣間探之徒例皆不能深入縱能深入又不能
察其事情還則揣所樂聞以悅其上故如符鍾之後
虜人固已先有勿焚積聚以待南軍之令邊遠皆知
淮南賊意而願不知之雖以某之愚亦嘗為荆督帥
言之矣凡事本無深遠而貪功喜事之臣役於私意
故雖廟堂之上未易悉察又如通和一事尤虜樂為
然不能屈辱如前未易成也况當講戰未定其間何
所不有又况今日之弱良以前日之和自古國無外
患而能安不忘危者殆人生之所難故當有害而無
補和之不成我之幸也如此以前故事以為南北之

勢已成中原不可復得是乃不知我命之論徼功輕
舉又屬非計某謂方今將驕卒隋邊障不修脩禦之
方率多施之無所用功之地至所當務亦未必知此
朝廷所當慮者竊嘗論邦之道自治為敵急之強弱
非所當問又况虜情頑獷易為驕怠我能自強之所
計政事修矣材用名實不戾刑賞有章則夫機會之
來庸有窮盡伏惟伏某官圖維鑒念以為天下社稷
無窮之計去十二月都堂新有勅榜頒陳邊計泄事
機之禁某疏遠賤吏身不足以膏斧鉞今也犯此而
禁以瀆上公未見顏色而言其為狂瞽愚聾甚矣然

其竊念天下一家孰非身事遊設靡一徒麗心目事
功無補亦何堪用然拘攣韓忌又非士夫之節自非
在上者以天下為度心無適莫而洞照情者亦不足
與言也問者其不避僭越妄以邊事瑣屑干聽方惧
得誅絕之罪伏蒙某官不賜鄙斥呼召使前既去雖
不及親見其開之以言也此而不言非惟有負門下
下自負其心矣然此所陳事狀似設仇敵之美在崖
崖俗薄搖手知禁者深所嗤笑而某輒露烟臆而索
言之者誠以某官量包天地忠貫日月至誠肱國梁
聞人所難言而近世士風習為軟美之態此等情狀

竊意有知而不言者事情何自而察者如某又不敢
言則是終無言者使國家遂輕此虜豈為經久之計
以故忘其微賤冒昧而陳之耳詩曰采葑采菲無以
下体又曰人之為言胡得焉此言大人君子不間寒
遠視言之所從來也伏惟某官察有狂狷而來芻蕘
之末論覆其瑕疵而勿為人所聞知此區區之願也
干瀆鈞聽某下情無任恐懼戰慄之至

代上湯相書

某聞千里之馬困於藍車願伯樂而一鳴立能為之
增價寒谷之間不生五種鄒衍為之吹律坐令和燕

生春士之遇合於時有如此者鄉令寒谷不遭鄒衍
伯樂不值鹽車馬亦不鳴寒谷如故斃於車下廢為
不毛理所當然知復何憾幸而二子其力足以感氣
致和其識足以空羣拔驥而我未免鹽車之厄處幽
陰之地適當其會不能頓顙求伸廢於時亦其分內
也士當聖天子大有為之秋其才雖不足以一日千
里至其自許猶不祇於駕駘然方因頓車輓之間谷
於窮寒之地有夫君子以道光明於時開物之功鑿
裁之亮非直孫陽鄒衍比也又恥一民不被其澤樂
汲後進而為之吹噓不為一鳴何以自見以求脫於

困窮之地此其所以三日齋五日戒膝行而進而求
謁於典客之前也某東嘉之鄙人耳大父某官於先
太師復有齊年之舊先父亦階科級不幸蚤棄諸孤
先祖之終家門寥落甚矣自惟顛蒙小醜曾無足以
接先武之後箕裘之事不勉無師獨存無所依歸終
窶且貧不免求仕鄉者奉祠竊食信為蠹耗太倉居
間得以讀書要為一身之幸家有老母望切倚門竊
思有以榮親其途未之得也仰惟某官以仲尼之父
行周公之事吐握下士樂就成之一介之微、所捐
弃士蒙一盼之遇則能立去窮途暖律回春價增十

倍未足為擬也為身之計舍門下何歸乎踴躍陳書
惟其官財擇大幸

與陳左相

即日首夏清和恭惟燮調元化尊主庇民天寔相之
鈞候動止萬福其荐蒙命召非望所及此惟造化甄
陶之內都無弃物雖如樗散亦有瓿壺之用落難
合終不忍捐其鄉也未嘗掃門一拜亦無牖間半面
之雅得之知識已蒙鈞慈睠盼之旨厚甚收召止補
重惜其去行不旋踵而弓旌之賜已及門矣求之於
古名德之相所有進豪傑之事者如此某小醜其何

足以當之願今英豪未開盡用雖日昭王致士自先
隗始推顯卜式風示天下某人非隗式之矣獨蒙
睠如許縑衣之好將無示人之不宏乎竊恐不肖之
進矣者急矣願回茲施推之矣於某者庶幾周士濟
濟上格聖心以興底平極治之功天下幸甚天下幸
甚其敢瀝肝胆仰于鈞聽某曩嘗蒙賜對矣學術淺
陋不能有所裨益改秩不謝大為人士所非今猶鄉
者之人才不加進貪冒榮利深畏友朋之非議已也
已具劄目仰告廟堂得蒙敷奏許之莫大之幸君子
愛人以德鈞慈念之某前詣闕庭伏蒙禮遇甚寵請

違主客已涉二年雖依仰黃扉如川流百折之未嘗
不東以為閒居小官不當奏記相府兩聞冊拜只與
有誠之士相慶于下而函牋賀悃願不復陳素蒙如
眷之隆必當不以虛文督過之也鱗番詞候不敢自
同衆人幅紙通勤敢乞鈞照

與虞石相

某歲在辛巳癸未間試鄂之武昌令伏過元戎督視
關陝道出境上初與齊安郡官旅謁律步風仰敬訟
遂獲一覘鈞表已劇私幸既而螭舫東返又率戍縣
諸將迎見於大江中流伏蒙略去等威席艤而坐酌

以酒卮出示地畝雖忽一拜連接餘論之不款然蒙
鈞慈禮過之意益不常人等矣當時戎行之士一同
泛而歸論公之賢至有加手於額者仰窺所以制服
諸將式遏亂略參功微管者豈徒然哉感歎之私中
藏止已嗣以名位懸隔道路阻修詞間之函從不復
貢雖聆大拜亦不敢修賀主書然而每與士夫共論
當世王公未嘗不及鄂陵之所親見莫不吁嗟稱歎
以為近世之所為也敢謂精意人物不遺管削茲者
荷蒙命名寔出造化鑪錘之力收之既去誠出過恩
非分得之祇深媿仄顧今云云關念之某既蒙特達

之知詞侯之議不敢自同疏遠之士赤紙奏記敢冀
鈞察云云

與梁樞密

其一介寒遠前此雖印斗山之望未嘗趨謁下風曾
無寸長非有左右先容之助已蒙論薦於上特達之
知所近未有此風之不作也久矣賢人在上引其類
者豈曰無之然多有求而後及也至於精意人物不
欲恩出私門人非識面不竝有求而舉初不之告自
非王公大人以天下為度者有是事求之前輩政可
一二數耳是在古人所以收召豪傑之士某小醜其

何德以堪之廼者游被弓招又出造化財成之賜曷
言敢媿銘在心府余同某間者入都才得再謁門下
仰詹鈞表以慰生平敬仰之私迫行雖一告違適當
謝客屬朝辭已越日不克旬名遠去門墻每懷快罔
自以間居遠外不當通記輦下達官故雖息門亦廢
承問之礼及聞貳公之拜同左相

參宰稟目

絕不奏記隔年矣斗山之仰徒切下情伏蒙希世特
達之知必不以苛礼督過之也即日春晚暄妍恭惟
論道調元寅亮貳公夷夏邕睦有神顯相鈞侯動止

萬福某仰恃瞬蒙敢有誠懇某屬伏蒙甄陶引拔猥
以審察之命一時同召類被不次超擢獨某願慙群
彥妻伸終任之請仰荷矜憐孰促數四三公之貴降
意下士之末列茲事行之遠古為德之盛寂寥久矣
斐然狂簡何幸親聞正始之音內願凡庸何可當也
矧士之求達人情如同如某厭於宰縣之難寧不願
為時用而復逡循遜避豈有他哉自惟所以處己未
誠苦乏感物之勤曩者蓋嘗賜對蒙有補於聰明雖
蒙采錄毫末之言又為有言折言沮格懼陟岵異受
爵不辭每一思之泚為背汗上念聖主有作名宰輔

方相與收攬天下豪英之士以備使令俊乂如林固
不乏用某腹背之毳無與重輕進脩一官竟亦何補
惟有修其進退廉隅之節或可微動九重有如少感
聰聞謂亦可為賢大臣致君一助某雖退而窮處所
獲已多况未為當世弃材不為無補於政此古之君
子愛人以德所為動心者也不與其退直得前輩進
賢不進不已之意某褊迫之見尚願取其一端况某
久次食鄉貧於之官道中被召因客異縣困不能歸
其視古人婦免無禪不韞之窮不過是矣常熟當上
以有前命未可以行遠念在武昌時以罷羸數千戶

外應管築饋輸之繁內事戰船軍戍批支百役雖幸
不以罪斥愧自己深代還十年又苦多病今此京輔
劇縣其可以虛愚妄處之邪自知百不如人百念久
已灰冷徒以世仕未能退耕而食室家蟄々所不免
者尚仰祿耳已具狀申朝廷丐陶鑄一祠或且許令
之任得蒙借重九鼎一賜教奏獲如鄙志其為終始
成就大矣干瀆鈞聽其不任粟々末階云

張樞密劄子別紙

抵不克

上明年復用卒以前章

其竊以南風之不競也久矣卿士大夫安故翫常不
以為辱往坐論流品獵取高位事業無見為世嗤鄙

陛下撥去晚唐數百年頽靡之習舉樞密而任之政
固已四方聳動想聞風采恭惟盛德大業時措之宜
所以上當王心下副物望者在規摹中自有次第誠
非晚生寒遠之所側然知所任為不小矣宜當大有
以填服天下非為人所不能為者不可也某嘗謂今
日之事紀綱為急不庭為後天下大務不過數端振
而起之在執政大臣反掌頃耳王伯之道安強之術
固無如此者樞密其圖之

其狂易簡率敢以迫切之懇仰干鈞重某昨以餘論
吹噓之賜游蒙審察之命自願學術淺陋曩嘗薦對

對補祗冒寵章欲進趨妻伸終任之請仰荷廟堂
惇但數四所求迄未曉許竊念某家貧累重前年被
名於之官道中因客毗陵困不能返待闕十歲貧病
交起趣召且乏桂玉之資窮處固無糊口之計困瘁
之狀不敢屢、清尊令常熟縣見任人代期只在夏
間某以有上頌恩旨難以車輒交政已具朝廷公狀
丐一相廟差遣或許且令之任得蒙借重九鼎特賜
敷奏俯遂鄙志得獲少治寸祿一家於倒垂之急不
勝大幸

與王公明

伏審光膺綸制填撫都畿寓直西清仰惟慶慰竊以
首善之地諸夏父母國家之選非才猷兼懋望高朝
著者不居今日之除可以卜知簡心所在得無欲使
翼、之化極于四方然後拔諸禁途引以自輔以服
天下之心邪某蒙矐異常茲叔父又得交政于大君
子聞之私喜明發不寐惟天邑之浩穰素稱難治奉
上接下百冗紛沓方叔祖之未至其為之者非涖之
以嚴猛刑或幾于近名軼瑣常才又所不到曲相承
奉怨起寒涼事君以忠難能彌甚比絕不聞二漢之
吏良以此乎當竊論之上下雖殊無過一理人情可

見何至乖違凡絕物以干名既為賢者之過依所以
遇事不為周旋中度所不得已能比義而行之而求
敵又非君子之所為自非事上以恭臨下以簡加之
跋及前人萬無是理某官回翔之久夙有政事之稱
處之裕如自其舊學而某又言之者實翹然於恩舊
之門僭越輕狂死罪死罪某伏自拜遣台範涉四歲
于今矣前時拜書自蒙枉答之後又復不敢徃以賤
記蕪塵聽覽其為仰山匪懈惟台慈幸復其衷某年
意輒以鄉邑猥事拜稟大非獲已天下推酷久矣永
嘉未聞深病太守莆田人也忽欲以其閩中萬戶酒

法行之於州閩中初不賦錢今以田賦酒禁之弛惟
市中游手與坊場之敗闕者使之某始亦謂可省私
釀之刑詳之乃不大便酒額止數稅戶郡中所以處
之不超然而此法一行上戶必專權酷之利中產尚
可貧戶但乾出錢亦欲為之則糊口已不自給百用
單窳何能爭利於富家平時富家猶或強以私醞賣
與貧民况復真有田賦肆其哀歛必將自此公行賦
錢以率計之是為加一免役之賦民常不供常賦則
今未免督之以刑市人日得賤酷是益其過以是為
省刑罰將無百倍於前乎稅產移割之不時則又有

無窮之害溫地不宜稅稻常仰客米之給從今種糯
必廣飲酒必多民餓且貧常自此始傷敗風俗則又
未易算言晚唐有博徵之科以監與民力易帛今絹
故在也縣官已復推監萬戶之酷安知異時不類是
也為政者樂得民譽其勢似不可遏某雖舊曾相識
然不絕詣官寺雖欲忠告言輕必無聽用之理數日
間不克從鄉大夫一見或庶幾其改之萬有一奏請
于朝敢乞一言之重達此意於版曹漕使其為陰德
甚大萬告不以人廢言也

與劉樞密

某伏蒙鈞諭奏劄副本謹繕寫封納首劄上廟君德
在廟堂無可施行既不付外乞毋示於人某被其召
而來蒙朝廷汲引之意良厚所愧學術淺陋不能有
所感悟負於鑒裁慙仄多矣如某世味澹泊素無改
官之望冒榮京秩寔出造化然而涓埃無補誼不當
受猶賴第三劄子降出辭之恐非人情寧受傷廉之
譏不敢不拜敢望鈞慈鑒念力為主張行之勿使先
弊之民尚供無業之賦為施甚大某叨竊不為無名
云

與王樞密公明

某伏蒙鈞諭上同某狂妄無庸於恩地初無一面之雅
會遇東鄂已荷特達之知今此薦章又蒙鈞衡題品
被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見事敢為之目某非不知
借重先容可以一言遇合所恨學術蕪短不能敢動
天聰涓埃止補實累知人之明負、何言猶幸不失
品題之意而已某之疇昔所以趨趨而不敢進者正
為此耳冒榮京秩茲某平生夢魂所不敢到今也既
對清光又此叨竊恩座之成就某者願不火哉惧涉
近名之累不敢復辭感荷之私銘在肝膈嘗思為門
墻計欲揀今日薦某之失惟有多方收拾天下英豪

之士非某所論擬者布在人主左右以成格天之業
雖有某之玷不足言也云云

與王樞密公明

某茲蒙鈞衡引拔反累知人之明既改京官又叨劇
瞭之寄慙顏如甲感切于心廿一廿二日繼詣府第
請違少叙謝悃承以列同知去國引咎自歸欲與之
俱不勝歎服此風之不作也久矣道不虛行存乎德
行雖不獲詹望鈞表乃心無不悵然而與茲偉觀在
門下士與有光焉某僕、而來亡毫髮補外補而行
度已淹遲作既朝辭不容更留輦轂之下度量事執

恩座不得其職必非久留此者聖眷方渥殆將即日
大拜祀成皆在旬日之外某留俟則固不可決以去
就之詣不免遂行引領崇牖不任依戀皇恐之切不
以三公易介回既倒之狂瀾在道學固自從容况治
亂安危之機天下之所仰望於元臣者義命之重惟
樞相以身任之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其端在輕爵位
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狂言僭瀆幸加寬貸某方
待小官私謂不當無故通問宰輔自此起居之間必
無由上達然某久次失祿邈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
幸進曠敗知將得罪無超矣既蒙朝廷見處未敢遽

辭更旬月間恐不免有岳祠之請豫此陳稟尚望矜
憐陶鑄以便其私飢寒而得衣食之資矣於萬鍾之
賜矣某前日嘗草具一劄子欲以仰補聰明之萬一
漫此呈納得蒙采察欲以仰又聞韋叡之蹟泚水可
以灌合泚累見偶遺忘之不敢不告心之精微有不
能宣于口者要非筆舌可盡併幾鈞察

與王樞使公明

迺者一拜墻仞絲歷三時仰德雖勤頓絕主書之問
匪怠也謂當然耳螭船西浙略獲迎拜道周念立
談遂成萬里之決仰蒙恩顧情若睽、為者何物小

子而獨得此於衆客中邪嘗從郡將請達不克詹望
不勝犬馬之戀回首又數月矣不知崇陰態自何地
鈞用何如即日燁暑庚伏共惟申伯行邁周道逶迤
自天降康鈞候動止萬福計日元戎將已善達西域
布宣君德撫綏戎夏宜當有以鎮服人心尉安黎庶
施實澤於下者遐想旌旗異彩垂白相慶恨不得親
目茲盛西首歆羨而已某伏蒙造化甄陶之賜竊食
京廩雖僑客異縣甚窘而未及於窮餓者糊口之計
實為有所資仰矧惟改秩之望不萌宵次久以得之
非分豈不知所自哉此意此恩何所論報比者侍郎

叔祖伏蒙鈞翰仰荷曲成之意猶未已也惟小朝廷
之選所以處天下士乃欲引取無似側迹其間竊知
贊育甄陶在鑑錘中靡有弃物某想醜將何以稱仙
舟之望然蕪池清泛其誰不欲跳躍從之况蒙咏菴
之私誼不憚遠所恨牽於孤弱不得西歸來迎見之
初嘗以此面稟矣受之如此不當願行迹之間即某
當時可以參陪從其縱公之不見面固將自贖請行
且三川多才寧少若某者公行永久想衮衣非晚來
歸搜勃鼓皮固已為葯籠中物大治之何遲暮之
恨邪上負恩私不勝快罔媿畏之劇蜀漢事難渝度

不敢妄有塵獻參相雅高人物之鑒喜於通達下情
敬恭不怠而重施之綽有餘裕矣天下實幸

與王樞使公明

某自毗陵驛舍請遣誨席兩閱年歲徒劇山斗之印
而跼伏村疇無從奏記主書中間叔祖侍郎嘗捧鈞
翰伏蒙賜問蹤跡欲以賓筵處之自念一介凡庸所
以受知門下類非人力雖有檢腐終射無能交闕其
間瞻注之隆日以滋至郵置之語未售蕩池之辟隨
之此意此恩未知安報嘗以尺書因親感寄叔祖附
遞小叙悵、謝悃數日計實意謂已閑聽覽經年之

後其人復以見歸乃知萬里之情端未異達自此絕
意不敢復與拜書之念自處踈外之地不識鈞慈能
諒之否某無似之蹟竟緣借重九鼎福唐丞相先以
邊鎖論薦自願凡鄙無以仰祿所知待闕十年家貧
急祿又復前對無補只有叨冒閱歲有年七辭終不
得請乞祠不許悖但頻至而代者以過交期求去不
免強顏以朝蒙恩廷慰典書誠出厚幸狂踈且負素
餐之愧媿報殊切寇命重沓豈不知所自邪即日顛
秋澄肅共惟華輅徂齊威德並用天人是予鈞候動
止萬福某比者伏覩抗章有請頗聞鈞用少失調卷

不勝啓念惓惓然以天祐善人定應勿藥有喜雖差
有以自遣終以未知謝遣鑿藥為望茲者伏審光膺
顯策進陟元樞秩視三公願未足為息地慶然而文
武之道本無二途璿璣有人社稷增重今日之事真
夷吾復見時也豈惟故吏門生抃躍之私誠亦率土
溥天翹首之冀閩陝吳會各天一涯踰度既難某不
敢有狂瞽之獻乃者傳聞嘗建出師之議此固道聰
塗說要此一着不容再錯虜情何若惟審處之為宜
倘中原未能一舉平之則與殘民以騁無異樞使身
任天下之重願無貪欲速之功宏遠規摹毋俾終潰

于成則宗社蒼生之所仰賴某狂易僭越復有人物
之獻欲以仰報盛德惟一聽而加察之善類之幸資
守鄧良能韜晦練達昌元令何師心通明善處事皆
不喜于術當路知之者寡某雖未之識然於用友之
可信者聞之為祥有如鈞慈采訪廣博必能得其為
人拂拭舉之或備一鶚二鵬也人材難得毋蹈不先
之悔無以仰疇知己輕言是媿邈未有參恃之便云
云

與王樞使公明

即日中冬作寒恭惟革路同轅神天是予鈞候動止

萬福其春首齊安竊嘗奏記典書附置以行不審關
鈞聽否還都竟出遂夫嗣音依印門墻不祇川東斗
北之為頌也茲者伏聞九重渴佇以袞衣歸有識顯
日後中台之正其為慶抃非特門生故吏之倦旌
旆之東旆涉勞止未審次舍何許不勝翹跂之誠甚
昨者將命淮肥主意至厚奉宣無狀所之立微廬黃
官莊安集都不迨七百戶壽春賑業歸正亦三數百
家流移自占與客於大姓者蓋無慮三千五百家言
之醜顏誠懼不獨聖君過聽賦秩皆蒙超次之寵川
剖竹尤為非據自惟無以取此於上寔由造化甄陶

之素故獲叨冒之牽聯耳心骨鏤銘言不盡意願如
吳典近輔前此非才望不處然而州將教易法度蕩
然府藏空、訟檄紛至鯨薄無似強顏居之恐累知
人之明日有曠瘠之惧賴雲天之不遠憐幪猶有賴
焉願賜成絲無大之幸元圭造朝定頂爰立以聖君
之英睿又得賢相輔之太平之基殷、方立然而為
治之根本要在業臣之正衆矣之多此事之難方勞
廟算某叨月下客之教謂此不可後耳敵勢見聞何
若料須已有一定之規模某諏度淮壖所覩人情事
力曾不若辛已遠甚大將號可倚者類不足以當大

力曾不若辛已遠甚大將親可倚者類不足以當大
任調度如許何以加人啟沃告猷惟覲重之謹之而
已人之患在貪官爵故每動而有悔樞宰素無是累
故敢言之妄言愚瞽誠出狂奴故態樂以善告亦思
報之萬一也萬乞鈞念方舟至止漫以赤書迎候輔
垣益近自此敢聞當日通矣區區慰抒之私未可以
筆舌陳也今親陳聖功縣丞吳興見願一書附首并
此申納未占覲侍履鳥惟祈云云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

